

Hotel America

郁秀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你不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去美国，
但是你应该让你的孩子读读这本书。

你如果要让你的孩子去美国，
你应该和你的孩子一起读读这本书。

美国旅店

困惑，反叛，冲突，挣扎，变异都尽在其中！

郁秀 著

merica merica

Hotel America

美国旅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旅店/郁秀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5399 - 2009 - 2

I. 美... II. 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5125 号

书 名 美国旅店
作 者 郁 秀
责任编辑 刘健屏
责任校对 晓 秋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 万
印 数 1 - 100,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2009 - 2/I·1895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我这样来到妈妈面前 / 1
- [第二章] 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 10
- [第三章] 哑巴海伦的校园生活 / 17
- [第四章] 她又不是你和我爸爸生的 / 28
- [第五章] 现在我真的要恨你了,妈咪 / 38
- [第六章] 快来救我吧,爸爸 / 46
- [第七章] 不能那样跑掉的是你,妈咪 / 55
- [第八章]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面包? / 68
- [第九章] 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大米? / 78
- [第十章] 我才是牺牲品呢 / 85
- [第十一章] 幸亏你不是我惟一的孩子 / 98
- [第十二章] 你背着我爸爸干的就叫 cheating / 105
- [第十三章] 爸爸的美国赶集之行 / 116
- [第十四章] 天下的父亲都一样 / 127
- [第十五章] 太太存点私房钱在中国没什么的 / 138
- [第十六章] 我们要讨论一下性这个话题了 / 147

第十七章	现在应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157
第十八章	我永远是你的大鼻子犹太爸爸/169
第十九章	每天都想走就不需要找理由/175
第二十章	没有国土的孩子/185
第二十一章	我带着漂泊的心回到上海/196
第二十二章	你不要我了吗？妈妈/206
第二十三章	我和中国人结婚你心理会平衡些吗？/222
第二十四章	历史没有如果两个字/232
第二十五章	失落的版图，失落的心/240
第二十六章	什么是中国好女人/251
第二十七章	我到美国找妈妈/259
第二十八章	我看到了一颗犹太灵魂/268
第二十九章	我希望自己做出相反的决定/276

后 记 /284



HOTEL AMERICA

第一章 我这样来到妈妈面前

第一章

我这样来到妈妈面前

我现在还能看见这个女孩子是怎么出场的。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出来。白色的连衣裙,非常纯净的白色,最典型最标准的美丽和乖巧。她就是以这副被人认同、讨人喜爱的形象到达美国到达她妈妈身边的。性格中生硬的那部分大大地被掩盖了,或者被以为可以慢慢地一点点地感化。一双黑白过分分明的大眼睛显得很排外和警觉,她东张西望:同机旅客中会不会有一个当年的妈妈,一去不返。然后吁了口气,少年人的那种吁气,无奈不甘中藏着一个揭竿而起的念头。眉宇间微微地透着反叛,身体呈现同一种反叛姿势。步伐显得有点犹豫和徘徊,脚尖明明向前迈去,脚跟却没跟上。十二岁孩子大致都是这样不知所措的步伐——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那是初到美国的我。

我看见她了,那个让我在数不清的夜晚里紧握着小拳头一遍又一遍揩去眼中的泪水想念的女人。她的黑头发由于旁边褐色头发的衬托而黑得纯粹。她跑上前,裙子展开了一朵花,如同她的笑脸。就这样当众拥抱我,不仅仅是紧,恨不能把我整个人





HOTEL AMERICA

美国
旅
记

揽入怀中。她亲吻我，脸上湿漉漉的，来不及体会被亲吻的滋味。而我好不容易酝酿的那点矜持全部被她出卖了。

我现在还记得她的体味，幽香而甜蜜。女人对自己身体精心洗浴后的肌肤，清爽干净带着不自觉的原始的奶味。不强烈却非常热烈地表达母性的慷慨。

我不后退，亦不前进。我显然是不配合的。

她并不介意，把一个白种人拉到我面前：他是大卫。

只有这么个名字，没有身份。

他知道自己该上台了，试图给我一个拥抱。我身体轻盈一移，他还没来得及完全张开的双臂就合上了。这个做到一半的动作就像是扑空。他有点不甘心地想去拍拍小女孩的头，像所有慈祥的长辈那样。女孩子头一歪再次躲过。他奇怪的是：她明明没看他，怎么每一次的躲避都如此准确！

他并不让自己就此失了角色，他的教养要求他对这个孩子宽容再宽容些。他对他身旁的女人说：她真漂亮，她长得像你。

她翻译说：大卫说你非常漂亮，比妈妈漂亮多了。

原文被她加工了。

他们不知道这个漂亮也是加工的，后面跟着一个不漂亮的动机——没有妈妈的这些年，我仍然出落得这么漂亮，那么她与我的漂亮有何相干？

她就这样将她十二岁的女儿带回她在美国的家。

这个家就这样在我面前了。

打一进门开始，她的女儿就两眼大瞪，好好地去打量这套房子。十二岁的孩子从来藏不住自己的好奇，也丝毫不介意当众显现自己的好奇。目光直白地东张西望，那种带进攻性的打量、审判和评估。

客厅里的吊灯从一小盏一小盏的玻璃罩里散发出暗黄的光



泽，殷实人户的那种昏黄不醒。中间一张长沙发，两边各一张短沙发，上面有多个枕垫。沙发的对面是个壁炉，砖石堆砌粗糙，造型笨拙质朴，一股子精心设计的原始。壁炉上面挂了一墙壁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儿与这房子一起接受着我的检阅。

他是我的儿子，叫杰生。他今年十八岁。他在哈佛。我非常为他自豪。他这个寒假会回三藩市，你到时候会见到他。我想他一定会喜欢你的。男主人指着墙上的一个青年说，她翻译。他此时的自豪与后来的反目成为一种对比。以后的日子里这张照片还摆着，却只是为了提醒他，他还有个儿子在世上。

我已经大致可以想像出他们的生活：傍晚男主人穿着厚而软的条形浴袍坐在短沙发上看报纸，一副老太爷的派头。他的中国太太身着一件和他相似的只是小一号的浴袍，在这样的傍晚看帐单看电视看火炉里的火苗翩翩起舞，或者小鸟依人地看着这一墙壁的照片，就在这长沙发上。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评估的结果——不是妈妈有这么大的房子真好，不是我在美国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了，而是妈妈竟然住这么大的房子。

她带我进入为我准备的房间。我的目光落到哪里，她的目光就跟随到哪里：这个小布娃娃是凯蒂猫，这个被套也是凯蒂猫。

我可以看到那个殷勤的妈妈为这间房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每一个部署，她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比较着各种颜色，没了主意。她蹙眉，摇头，嘟嘴，也向她丈夫递去一个讨教的眼神。最后在一篇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文章里发现这样的报导：儿童房间应该布置得鲜艳些，有利孩子的性格发展。她受此点拨。我知道，这个房间是照着她心目中的女儿布置的。女儿六岁，她离开的那年。像离乡久了的人心目中的故乡仍然是他们离开的情景一样——他们的亲人如故。



小歌，你房间里面的每一个小摆设都是妈妈为你精心挑选的。喜欢吗？现在她等着我验收，以探视自己对我的喜爱的把握是否准确如六年前。

我却给她一个无所谓的笑，无所谓就是潇洒。

我正准备打开行李，她就说：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也累了。行李不急，明天再收拾吧。我的动作开始犹豫。她又说：反正妈妈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什么都不需要带来。我扶在箱子上的手又开始麻利起来了。

里面有我日常用品和我喜欢的几本小说。压在最下面的是我和爸爸的合照。那个留小平头的男人是我的爸爸。照片上的我咧着和爸爸一样的大嘴，光着和妈妈一样的大额头，大笑。我七岁时参加全市少儿钢琴比赛，没有得到好名次，我在场外号啕大哭。爸爸拍着我的肩说：别没出息了，哥儿们。爸爸很长时间是这么叫我的，好像妈妈走了以后他就这么叫我。他说希望我像男孩子一样坚强。日后发觉是他感受到压力，父亲单独抚养女儿的力不从心。但是我喜欢被他这么叫。每个女孩子童年时期都有那么一段时期希望能像男孩子，像男孩子一样野玩，不守纪律、不受约束。爸爸招呼我说：来照张相留念，寄给你妈妈。发现我的表情相当呆板，他大声说：哥儿们，这是照相机，不是机关枪。我一听就傻笑起来。照片出来我们都很满意，爸爸说：这给你妈妈寄去。上面写了四个大字“难兄难弟”。一路的颠沛流离，镜框有点裂。

她凑上来看相片，讨好地说：这张拍得很好。你爸爸还是很上相的。

我盯着相片，却突然问：他是谁？

这是我来美国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客气。这句话本身就不客气，在排除异己者，已将他置于你我之外的第三者。问完我有



点后悔——这么早就将锐气暴露。经过伪装的外表立刻就被揭穿了。

她的脸突然红了，像做了错事被父母发现的孩子那样红了脸。她当然感觉到我的敌意：我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他都进入这个家了，我还不知道他与她的关系吗。我只是要看她怎么说，要看她难堪——“他是我的老公”、“他是你的新爸爸”这类话她怎么说出口。

我假装看不见她的窘状，又问了一遍：他是谁？

她知道它不是提问，它是排斥。她想对这排斥做些缓冲：他是很好的人，脾气也好，而且他非常愿意接受你。见我毫无反应，又补充一句：他是犹太人。

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想说犹太人是最近中国人的一种老外，还是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坏人？

她又说：你会喜欢他的。

错了，我心里说，在我没有见到他前，我已经决定不喜欢他了。是一种决定，就像她当年决定离开我和爸爸。

她几乎是用求饶的口吻又说道：小歌，你还太小，有些事你不明白。

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那么一点的让步，就让她紧缩的心松了下来。

她蹲在地上，帮我把鞋子拔下来。我正想阻止，她却一仰脸，给了我一个好妈妈的笑容，就是母亲宠孩子宠得不得了的那种令人不堪的温柔笑容。她没有时间去对这笑容做个检讨，只是为自己宠孩子到这份上而心安理得。其实我不记得她曾经出现过这种笑容在我们以前相处的日子里。她把我的脚抬到她蹲着的大腿上，认真地帮我解鞋子。她将这个动作做得很殷勤，整个房间到处都流淌着她的殷勤，意在让我这个长期缺乏母爱的孩子



好好地享受一番久违的母爱，却正好击中了我的痛处：这些年她都到哪里去了？

被母亲疼爱的感觉一时很难说清，却不能停止。我的门牙已经悄悄地伸出来，下意识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像顶着什么外来寒流。

她由于半蹲佝起的身子更加弯曲。领子空出了一个大当，什么都可以看见。

她的乳房很美，坚挺丰硕、多汁温暖。不同于火车上随便撩开怀喂奶的妈妈们的乳房，它们少女时就不曾诱人过；亦不同公共浴室里的乳房们，它们长得毫无寄托百无聊赖的模样，仅仅聊胜于无。

我的眼睛像黏了锅的糯米团不能从她乳房上拨开来。我几乎忘记了它从哪里来。十二岁的女儿处于不应该再对母亲的乳房发生兴趣，而还没有成熟到对别的女人的乳房发生兴趣的年纪。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模样：嘴唇已经微微张开微微撮起，像所有的婴儿一样本能地期盼，下嘴唇留有门牙轧过的齿印。她的乳房与我的嘴唇是一对绝配，它们之间关系暧昧。

这样舒服了吧。她说。

那脚突然就像挣脱开笼子的鸟一样，扑腾扑腾地想飞。我将两个脚底对拍了一下，又让十个小脚丫张牙舞爪一番。然后仰着躺下，她也在我旁边仰着躺下。凭借她身上的气息我能感知她的距离。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搭在我身上。

她的手也只是放着，没有动静，在探视我的反应。她显得比机场紧张。在机场更像是即兴表演，出点错也没人计较，乱乱的，大家都来不及理会。现在就剩下我和她，一点错就异常明显。我能察觉到那手紧张而兴奋，我也同样，我在她的手下一动不动。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一时不知道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由于我

的顺从，她的手在我的手上摩挲。

我有一对漂亮的手，她也有。手指修长的人喜欢幻想，比如我，比如她。她在许多年前一个黄昏，经过音乐学院，琴声轻盈荡来。可以感觉到它是潜伏过琴房、走廊、楼梯和广场飘然而至，于是就飘出一份路途跋涉的不易与红杏出墙的诱惑。什么曲子来的，她记不得了。好像是《少女的祈祷》，又好像是《小夜曲》，也可能是当时流行的歌曲。记忆往往就是由于不确定而变得美好，可以恣意想像。她想像她坐在一架三角琴后面，音乐、长裙和情感丰富的心灵。她想要成为钢琴后面那个高雅骄傲的女人。许多年后，她想她的女儿要成为高雅骄傲的女人，音乐、长裙和情感丰富的心灵。

小歌，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情吗？我们带你去听音乐会，你看见钢琴家在弹琴，就对我们说你也要弹琴。我就对你讲邓肯学舞的故事。邓肯小时候看见别人表演舞蹈，对她妈妈说她也要跳舞。她妈妈说，要跳成这样，需要付出许多，要流许多汗，吃许多苦，而且你就不能常常见到妈妈了。邓肯说，妈妈，如果成功要付出这些，那么我们也只能选择了。我跟你讲完这个故事后也对你说，要想弹成那样，需要付出许多，要流许多汗，吃许多苦。我希望你能像邓肯那样回答，说你不怕吃苦。可你知道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沉默着。

你的回答和邓肯正好相反。你对妈妈说，这样苦，那我们就算了吧。

她笑。她的手顺势上移，抚摸我的胳膊。又抚摸我一捧浓密的头发。

我有一个光洁的额头，她也有。高高的，裸露的，拒绝刘海来掩盖它的傲气。目的明确地让人看见额头中心的一个三角，就是

俗称“美人际”的东西。让那些需要用额发来掩饰的额头，自惭形秽。还有茂密的头发。她笑了，头发不能用茂密，树林才能用茂密。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头发就是茂密的。她也一样，茂密的头发。

后来呀，我们带你去少年宫找老师，老师要每个小朋友都说自己学琴的目的。一个小朋友说，她想成为钢琴家。另一个小朋友说我妈妈说我长得不够漂亮，学好了钢琴，将来才可能嫁给有钱的老公。轮到你说，你知道你说什么吗？你说问我妈妈吧，我只是陪她来的。三个月后钢琴老师对我说，你进步得比你女儿快。你瞧，倒真成了你妈妈在学琴了。

她又笑了。她喜欢现在的气氛。你知道吗？你记得吗？你那时候呀，她一下子成了“鞠萍姐姐”，嗯呀嗯呀的语气语调，像对待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其实她是希望我也能把她当作六岁女孩的母亲来对待。

我翻了个身，她也跟着翻了个身，我们两个合体得就像大勺子和小勺子搭在一起。她的手也因为轻松下来的心情更加大胆。

她在抚摸童年的我。

那个小女孩喜欢听她讲大灰狼的故事，吓得直往她怀里钻。喜欢被她抚摸，主动要求她哄她睡觉，喜欢她身上的味道。那时小女孩还是个快乐的孩子，从她一别六年的背影中，从爸爸因为狠狠喝酒而变得通红的脸上，从小朋友“没有妈的孩子”的讥笑声中，这个小女孩一点一点地学会了憎恨。学会憎恨，自然与快乐无缘。她知道，大灰狼骗了小红帽，而她也骗了她。

十二岁女孩子略黑的手臂阴凉，青春期的皮肤突显出敏感，细微地挣扎。几个月前学校要表演天鹅舞，舞蹈老师过来给我们束腰，她的手刚碰到我的腰，我就如同触电似的又笑又跳。老师那种对孤儿怜爱的目光立刻就绪，她扶住我的胳膊说，没有妈妈



在身边,没有妈妈抱,才特别敏感。我甩开她的手。我只是怕痒。我一边叫一边跑开。老师在我背后不解:她的学生应该感动的,应该顺势往她怀里一扑,怎么跑掉了?!

我意识不到肌肤的饥饿感,直到现在。孩子,尤其女孩子多么需要母亲的爱抚,那爱抚不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女性的,母亲的。她的手像水母伸出的触角,所有的情感借着触须一起伸展出来。她的手像闪电一样击中我,一阵阵电流从全身通过,皮肤的每一个细胞如惊弓之鸟飞了起来。又像是一张宣纸被涨满墨的毛笔轻轻一触即溃四处溢去。

她抚摸的是童年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我的胳膊蠕动了一下。含羞草似的不安起来,除了紧张,还有点不自然,并没有从如此的抚摸中借到一层亲近。我和她接触是天生的。我曾从她的最隐秘处而来。她的抚摸立刻停止了,手放在我的胳膊上,触角试探受到刺激马上退缩回去。她也十分敏感,回到初为人母的时候,需要从孩子鼻翼的张合之间判断孩子的感受。

我们都感到别扭,却不能承认。

我打了个哈欠,但她拒绝接受这个暗示。

她没有马上离开,她意识到我还是不肯叫“妈妈”,从她上次回国到现在我不曾松口叫她一声妈妈。又觉得我们的谈话不太愉快。她看了我一眼说: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定累了,你先休息吧。然后离开了。

第二章

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我并不知道妈妈趁我熟睡期间，站在门外凝视着她的女儿：小歌散乱的头发和无知觉的几个动作，比如拉扯一下被子，比如翻个身什么的。她通过我呼吸的频率揣测我睡眠的深浅。她见这个呼吸保持了好一会儿，知道我进入了孩子无知觉的熟睡状态，才离开。可妈妈离开不多久，我就醒了，感觉到下身一阵的不适。

到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来了例假，感觉自己像在少年宫琴房后面的库房里，四周是各种的管弦乐器，手忙脚乱中撞出不和谐的鲁莽的声音。爸爸一定预感到了，我眉宇间细微的躲闪，那种已经不再完全无所顾忌的眼神让他有所顾忌起来。他看出一个隐约的大姑娘的影子，意识到他的父爱不够应付我的成长，对自己这份监护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他把我交给我妈妈。

那么我就应该去找妈妈。他们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头。门并没有完全地合上，门外的我影绰地可以看见她和大卫躺在床上说话。我没有马上敲门进去，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没有说我什么，可是听不懂，只听懂“小歌”什么的。之后是低低呢语声；再之后，竟是异样的喘息和呻吟……

小时候,半夜爸爸会与以为熟睡了、躺在他们中间的女儿换个位置。这个小东西虽然不知道父母在做些什么,却对这场把她排除在外的活动极为不满,亦明显感觉到它的神秘。这个小东西把自己作为绊脚石,一次次地摔下床铺打搅情意绵绵中的父母。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把这个不小心跌落的女儿抱回床上。心里又心痛又紧张,还有点被败兴的恼火:我们没有占太大地方吧?我们没有发出太大动静吧?这孩子怎么就掉下去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报复。她是故意的。我知道。大人不愿意也不敢承认孩子是有性感知的。大人害怕。大人比孩子还害怕去承认它。这一点当然是我成年后才意识到的,于是我不得不怀疑孩子天真的真诚度。白天我眨着再天真不过的黑眼睛问他们我是怎么来的,这是他们愿意听到的问题。你是捡来的。他们挤眉弄眼无比安慰地笑着回答我。他们以为安全了。晚上他们就表演给我看我是怎么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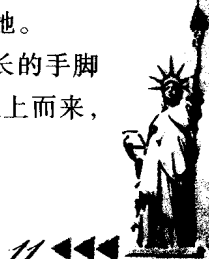
现在,这个跌落床下的小东西已经是一个稍晓人事的青春期少女,对于她妈妈与这个男人将要进行的活动更多的是憎恶。妈妈将她和爸爸丢下跑到美国,与一个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做这种事情?!她首先是我的母亲,不是别的。我无法想像她在别的男人怀里的情景,那股女人的香味,被一个外人这样闻去。她没有我期望的挣扎,现在可能还因为这个白人丈夫对她女儿的接受,她迎合得更加彻底。

恨意就这样冲出来,我不能原谅妈妈。也有人给爸爸介绍对象,爸爸总说过几年吧,等这个孩子大了再说。爸爸担心我会受后妈的气。谁对我更好,一下子就比较出来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那一点的主权也不留给她。

我能看见那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如何收起自己细长的手脚缩在床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白色的月亮,一团冷气从上而来,

我们
在
平
静
中



有着一种高处不胜的寒冷。那清冷是月亮的灵魂。这是嫦娥偷吃了后羿的长生不老药时看见的月亮，她最终是去月亮上。月亮照在白色的连衣裙上，新买的。我走的那一天爸爸要我穿上。

我不要穿这件。

为什么？

其实我是拒绝最后一点体己的拘束与害羞也招摇出来，而白色的公主裙显然是童年一切招摇的最大嫌疑。当然这是我今天的总结，那时还认识不到本质。一个十二岁女孩子的语言只能表达成这样：因为我穿起来会太可爱了，会有许多人看我。

爸爸禁不住笑起来，看着小姑娘臭美。他问：你不是最喜欢白色吗？

是我妈妈喜欢白色。我提醒他。

白色公主裙还是套到身上，身体与服装彼此反叛，尤其胸部一直不满这套还属于儿童专柜买的服装的窄小空间的约束。成长发育的女孩子面临着危机，爸爸就在这一刻有了意会。

快要出门的时候，他又说：小歌，你的头发乱了，爸爸再给你梳一下。我坐在镜子前，最后一次享受爸爸日趋成熟的手艺，对于女儿来说，那是奢侈的享受。爸爸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爸爸从来不说软绵绵的话，而这一刻，他却把爱表达得如此温暖体贴。我就这样带着爸爸的爱来到美国，开始人生的新的征程。

我们在机场重复着六年前妈妈出国的那一幕。只是那个六岁的宋歌，只知道一味地抢妈妈的行李，一味地叫喊妈妈不要去美国。而十二岁的宋歌像所有那个年纪的孩子一样，热衷于摘抄好词好句，喜欢用最学生腔最文艺腔的语言表达自己。我对爸爸他们说：我会有出息的。等我们再见面时，你们猜不出我会变得有多好。

爸爸巨大的左手像一只芭蕉叶一样按在我的肩头，重复着

